

生態、歷史與戰爭： 吳明益長篇小說中潛藏的生態視野

高鈺昌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博士後研究員

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態

當我們在想像生態時，我們可能在想像些什麼？

最可能是訴求遠離都市的地方，有群山，有流水，有聳立巍峨的叢樹，有隱密蔓生的矮草，有自在翕動、不為誰而停留的禽鳥，爾後是，一名孤獨的自然觀察者，走覽這一切的變化。又或是，這名刻意遁入自然的觀察者，他遊走在山野、荒野和海濱的懷抱之中，紀錄動物、植物和環境間的生存和互動樣態，同時反省俗世、人類、文明與自然之間的糾葛，他只想避開喧鬧的

人群，意欲走向自我與自然間的倫理探索。

的確，這些都是當我們在討論生態時，時常出現的空間景觀建構；人與環境、各種生命本體之間的暴力與對話，都在這樣我們習以為常的圖像之中，被反覆咀嚼和呈現。

吳明益最早的自然書寫文本，2000年的《迷蝶誌》和2003年的《蝶道》，亦是在這樣的空間範疇和書寫模式中生成，各式手繪、攝影和繁複的生物圖鑑，無瑕混揉在抒情美學的文字敘述之中，自然既是美麗的他者，更是世界極其靈動、纖細、優雅和豔麗的一部份，並紛沓化為觀者變動不居的內在主體。一蝶一世界，群字生美



學，吳明益早期的自然觀察書寫，也第一次讓我們瞭解到，文字的美學和自然的知識、感悟之間，有著不相衝突的和諧關係。

歷史中的生態，生態中的歷史

然而在上述的自然書寫之外，吳明益的文學創作，另有著其他層面的豐富探勘。以其近來的長篇小說書寫為例，臺灣的歷史和戰爭書寫，也在他與眾不同的生態視野介入之後，有了全新的展開。

2007年的《睡眠的航線》，學者邱貴芬認為，這篇小說翻新了歷史記憶小說的模式，而文本中自然生態的視角，拉出了一條超越個人和家族生命史的敘述軸線，進而對於戰爭與人類文明的進程，產生出獨到的見解（注1）；而黃宗潔則是認為，這部長篇小說，是以「夢境」和「生態」重新書寫歷史記憶，進而為臺灣的家族史小

說，開闢出嶄新的文字航道（注2）。綜而言之，吳明益的生態視野，讓我看見了臺灣歷史小說的蹊徑之中，原來還可以開闢出另一種不同的生態風景；此外，我們也得以從生態的視角之中，重新俯瞰、關照臺灣歷史記憶和戰爭的細緻層面，並同時在這樣的視野之中，重新開啟對於戰爭、歷史的理解和憫懷。

然而即使書寫的主題是臺灣歷史與戰爭，原先自然觀察者的身分，仍是隱隱持續作用，例如文本中的父親，在年輕從軍之時，於時刻備戰、叢棘的戰爭狀態之中，猶然可聞自然的撫慰和抒情之聲，「屋外不知什麼地方的水滴有節奏地滴落，在寂靜中傳來審慎、清澈而有節奏性的聲響……風聲一陣過去了，然後又一陣過去。」甚而，他還可以敏銳地感知到，軍營外各種的生物聲響：「現在那聲音不是哨子聲，應該是不知道什麼鳥還是什麼蟲的叫聲，在家鄉晚上也有類似的叫聲，但三郎很細心地聽出其中的不同。」於是乎，彷彿是吳明益自身自然觀察者的位置，重新嵌入至小說主角的眼睛和耳朵之中，也因此遍佈殘暴、血腥的戰爭場景裡，得以出現另一種自然、抒情的景致。

戰爭的殘暴無所不在，不過有關戰爭及其暴力的詮釋和描摹，泰半都不免落入人類中心的視角，聚焦於人類肉身的隳毀以及文明的破壞；不過吳明益對於戰爭現場的書寫，卻得以讓我們聽見多元生存個體的哀傷。文中的敘述者我，在進入夢境之時，一位不知名的Z，以線刺進他的胸口，因此敘述者我，得以聽見以下各種聲音：



火焰滿懷憤怒向空中吐出黑煙的聲音，黑色刀的尖端刺進粉紅色皮膚瞬間的聲音，類似在重物壓迫下勉強呼吸的聲音，魚被丟到水泥地上跳動的聲音，樹被燃燒到變成焦炭時所發出的嗶嗶剝剝的聲音（注3）。

戰爭因此不僅僅只是對於人類殘酷的殺戮，而是對於自然環境、世界萬物一視同仁的戕害。在戰爭之中，生態中的「我們」，無一倖免，環境、人、植物與動物，全皆受苦於人類的自私和慾望。火焰的景觀、分不清是什麼生物的肉驅正在受苦、樹正在死亡，陸地和水域的所有生物，一同遭受攻擊，此些多重死亡之聲的同時交響，此些戰爭之中，「他們」和「我們」的一併同在，吳明益以其鉅觀而又細微的生態視野，讓我們看見戰爭完整的受害對象。

此外，吳明益的此一文本，亦巧妙調動了生物和生態學的知識，重新詮釋、隱喻戰爭和歷史的意涵。在說解戰爭的邪惡時，文中日本的白鳥醫生，將戰爭視為人類這種動物的自然競爭狀態，並認為人類這種生物鏈中的掠奪者，通常都是以更加複雜、精巧、殘忍的方式，對待弱勢。而在用歷史的長遠眼光，來看待曾經發生過的戰爭時，文本中一開頭出現的，有關包攆矢竹絢爛開花，而後又全面枯死的生物樣態，而其目的，可能是為了使其生物族群更加廣泛地散播的敘述，或許即是賦予了戰爭可能的動因和意涵：一種我們不知道的生物內在驅力讓戰爭發生，戰爭中的死亡可能有其幽微、全面重生的意義，而作為歷

史中的我們，別忘了繼承這樣悲傷的龐大遺產。在如此調動動物學和植物學的生態視野之下，人類的戰爭，成為了各種生物的生命史密切連結的一環；人類的戰爭，即是生物的戰爭，人類殘酷的歷史，即是生物殘酷的歷史。人類文明的殘暴雖然無法被原諒，但始終有人繼承著這樣沉重的記憶——人與萬物共同受難的記憶，意欲避免再重蹈一回；而這或許，便是戰爭及其歷史記憶，需要不斷被重新書寫、挖掘和填補的重要意義。

聽見戰爭中的牠們

接續對於臺灣歷史和戰爭記憶的關注，2016年吳明益的《單車失竊記》，從劇情內容的延伸和衍生而言，一直被認為是其上述《睡眠的航線》的延續。而這次，在《睡眠的航線》中離家不見的父親，持續在《單車失竊記》中消失，只不過同樣的主述者，這次要找尋的主要客體，卻是從父親轉化為父親的腳踏車，並由此發展成《單車失竊記》的主要故事軸線。

王德威認為，《單車失竊記》體現出了「新即物主義」的概念，文本不僅是進行一種「微物」和「唯物」的書寫，同時更具有一種「即物」的層面，而所謂的「即物」，亦又包含了兩種面向：觀看和書寫（注4）。此外，研究者劉亮雅則是關注《單車失竊記》中，父子追尋的意涵，並認為文本中父子間的追尋與和解，隱含著臺灣歷史的斷裂和重新連結（注5）。此些皆為閱讀此小說的重點，然而同樣的，即便是走向即物和歷史

專題企畫



追尋的文本，其中生態視野的呈現，仍是讓吾人得以從不同的角度，理解戰爭的另一種樣貌。

文本中的戰爭空間，從臺灣與東北亞的關係，延伸至南洋。其中，象群的遷徙以及戰爭中的哀嚎，讓人油然而生人類文明與不同生物間的共鳴與共感。文本中馴象人比奈與象群的相處，以及象群準備從南洋森林深處，遷徙至臺灣的描寫，映現出一種跨物種間的特殊交流，「每天天亮的時候，比奈發出那個只有象才聽得到的口令，象群聽到以後，也發出一般人聽不見的低沉、帶著隆隆微顫的聲音呼應。那聲音雖然不被耳朵聽到，卻能夠透過空氣，讓皮膚接收到。」文本中的比奈與象，他們並非馴服和被馴服者間的關係，他們不為人知的「語言」交流，更接近於生物間的溝通和傾聽。此外，文中的比奈也說，要成為馴象人，「一定要常對象講話，講心底的話」，因此馴象人與象的關係，或者更該界

定為，是生物間平等對話的關係，除了理性的交流層面，他們更有著，一種跨物種間的真誠情感交流，人心與象心，實則殊無二致。

除此，不只馴象人能與象對話，同樣處在戰爭空間中的士兵，也同樣能藉由象群聲響的傾聽，而得到豐沛情感的撫慰：

當長老母象倒地時，其他的象完全停步，圍繞著牠。牠們用長鼻摩挲著彼此的背，發出不可思議的輕柔低哼聲。夜晚氣溫逆轉，較接近地面處形成較佳的傳音層，那低哼聲因此得以傳到遠方的山谷，而後又嗡嗡迴響回營地。那被放大的、多層次的音響讓一旁的士兵感到淒愴而溫暖，他們體會到了象的傷心，因此也為自己傷心起來。他們想起了遠方的情人與親族、死去的同僚、曾經握著槍與陽具的斷臂，以及不可能再長出來的眼珠（注6）。

在死亡的陰影之下，士兵在聽見牠們的聲音之時，也同時聽見了自己過去與未來的故事。象群相互依靠和哀悼的聲音，低頻迴響於山谷，士兵的耳朵身處在群音響徹的山谷之中，庶幾無法拒絕聆聽。吳明益細筆描繪象群間情感互動的深刻場景，且同時讓不在場，卻藉由聲音在場的士兵，一同聽見戰爭底下，彼此共同的切身感受。受傷的士兵既是聽見象群的哀戚與溫柔，也聽見了自身，那個曾經美好的人生記憶，與當下無可逃避的未來悲劇。此一場景的建構，像是生命體間無以名狀的情感流動與觸動，在戰爭殘酷的死

亡威脅之中，吳明益讓每個生命體，都能聽見彼此的溫柔和生命。吳明益在《睡眠的航線》之後，藉由生態視野的再一次介入，更進一步展現了，種種跨生物間的獨特共鳴樣態。

我們與生態的距離

我們還可以用怎樣的方式，書寫生態和關注生態？我們還可以用怎樣的方式，重新觀看人類和臺灣的戰爭與歷史記憶？吳明益的這兩篇小說，無違和地融合了這兩種不同的書寫類型，而藉由彼此視域的對話，臺灣的生態書寫和戰爭書寫，皆得以同時開展出獨特的發展方向。

我們與生態的距離，並非是人類與他者的距離，亦並非自然中的孤獨者和人類文明之間的隔閡。生態即是我們賴以為居、相互共處的空間，而我們，則隨時處在歷史的洪流之中，一同發生關係，一同進行對話，一同產生情感。臺灣的歷史和戰爭史，該是所有島嶼上的生命體，一同訴說的故事，而並非僅是臺灣「人」獨斷的權利。吳明益無所不在的潛藏生態視野，讓島嶼共同體的多元發聲，擁有了最為完整的訴說管道。

注釋

1. 邱貴芬。〈面對浩劫的存活之道：閱讀吳明益《睡眠的航線》〉，吳明益，《睡眠的航線》（臺北市：二魚文化，2007），頁13。
2. 黃宗潔。〈遠方的戰爭——論《睡眠的航線》中的生態、夢境與記憶〉，《東華漢學》（第13期，2011），頁173-194。
3. 吳明益。《睡眠的航線》（臺北市：二魚文化，2007），頁280。
4. 王德威。〈小說「即物論」：吳明益《單車失竊記及其他》〉，吳明益，《單車失竊記》（臺北市：麥田出版，2016）。
5. 劉亮雅。〈失落與追尋：《單車失竊記》中的歷史拼圖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（第49卷，第2期，2020），頁19-59。
6. 吳明益。《單車失竊記》（臺北市：麥田出版，2016），頁316。



銀波之舟

阮慶岳 著

INK 印刻文學 / 11205/272 面 / 21 公分 / 360 元 / 平裝
ISBN 9789863876472/863

沉默無語的童年，在成長軌跡留下深刻印痕的兒時至親，以及曾經在生命中進出的情人與密友；如岩層般疊疊的厚實記憶，是否就等於自我的生命意涵？而在意識邊陲之外，夢境與記憶相互滲漏、彼此重疊，能夠透露出更多的真相？為了解答存在之謎，作者以小說之筆自我解剖，透過文字一次又一次復返記憶現場，審視記憶與書寫之間永恆的爭辯與彼此違逆。也經由書寫將記憶放下、通往領悟和渴慕，以此彌縫自我生命創傷困境。（INK 印刻文學）



湊陣

吳明倫 著

九歌 / 11201/240 面 / 21 公分 / 320 元 / 平裝
ISBN 9789864505135/863

作者以紮實田調及大量細節建構鄉土之俗，緊連流行元素轉生再現，翻出新穎潮味。島國的前世今生在此會遇狂歡，共構既熟悉又新鮮的日常。世代間的摩擦、難解的歷史傷痕、社會結構的壓迫、性別和宗教文化之矛盾、故鄉加諸己身的縛索與祝福……吳明倫用輕盈的筆法勾畫浮生眾相，自然不造作地道出一篇篇奇想紛呈的故事。（九歌）



九歌 111年小說選

楊富閔 主編

九歌 / 11203 / 320 面 / 21 公分 / 420 元 / 平裝
ISBN 9789864505371 / 863

本書獲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補助，選出了十四位小說家的佳作。以金門營區陰涼潮濕的〈坑道〉為背景，姜天陸描寫惶惑荒謬的軍旅現場。周芬伶〈河流的永〉結合臺北水系的身世與纏結於女子身上的兩段感情，在生命終局，是誰仍受困於愛的大樓？如何用文學性的手法演繹思考、探討論題？前往國際機場的車程形成特異的空間，張亦絢〈上路的遊戲〉呈現一段「在路上」的自我詰辯。（九歌）



九歌 111年散文選

言叔夏 主編

九歌 / 11203 / 336 面 / 21 公分 / 450 元 / 平裝
ISBN 9789864505388 / 863

本書獲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補助。分為 6 大類：求投餵、自由、等孩子長大、新生、一支軍隊在路上、這樣也很好。「求投餵」主要談及 2、30 代青年的職場生活，「自由」敘述生活中的各種圍籬與界限。「等孩子長大」、「新生」是散文裡蔚為大宗的家庭素材，而有些經驗就如同「一支軍隊在路上」，搖旗張鼓要去一個戰地還是遊行隊伍？另有種經驗既屬於午夜也屬於午後，既屬於日常也屬於危險，收錄在「這樣也很好」。（九歌）

語言／文學



人間孤獨， 卻與你一見如故 ：一見如故，卻與你人間 孤獨

黃山料、王吳齊 著

三采文化 / 11206 / 380 面 / 20 公分 / 420 元 / 平裝
ISBN 9786263580459 / 863

改編自真實故事——「我有一個總是獨來獨往的同學，自殺了。留下一份書稿，兩萬字，記述他最眷戀的青春冒險、最遺憾的情感羈絆。而我，受他所託，改編出版。」原來，後來的你，一直是一個人，仍看不清未來，也回不到過去，還沒準備好，就到了該懂事的年紀。「獨來獨往的人，心中有一片海，心裡裝著重要的人，選擇孤獨，是不想強求，不願違心合群；不被理解亦無所謂，至少內心通透清明。」（三采文化）

語言／文學

語言／文學



筆記與對話 ：臺灣百年雙源匯流 文學的淒美絢麗

陳添壽 著

方集 / 11206 / 324 面 / 21 公分 / 420 元 / 平裝
ISBN 9789864714216 / 863

本書從「筆記胡適自由文學」、「筆記張道藩文藝政策」，到「筆記陳奇祿文化建設」的三個階段，記述了百年來臺灣文學，從日本殖民政府階段到國府戒嚴體制階段的統治，其雙源匯流文學所呈現出來的結果；同時透過與文藝獎得主的「對話周伯乃文學風華」，描畫出臺灣百年文學面貌的淒美絢麗。（方集）

語言／文學